

# 悬泉汉简“户籍民”探析<sup>①</sup>

袁延胜

内容提要：在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中，有“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”的简文。汉代“户籍”上登记的人，就是“户籍民”。悬泉汉简中记载的“户人”以及记载有籍贯、名字、爵位等情况的人员，应属于“户籍民”。悬泉汉简中记载的刑徒、奴隶于非“户籍民”。

关键词：敦煌悬泉汉简 户籍民 户人

中图分类号：D691.22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2—4743（2011）04—0008—10

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中，有一枚简文与汉代户籍有关：

1. 元平元年十一月乙酉，□司□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，为驾一乘传，载奴一人。

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，以次为驾，当舍传舍，如律令。

（Ⅱ90DXT0115④：37）<sup>②</sup>

武帝太初四年（前101年），李广利伐大宛获胜之后，“宛王蝉封与汉约，岁献天马二匹。”<sup>③</sup> 郝树声、张德芳先生认为该简中的“天马”就是指“大宛汗血马”。<sup>④</sup> 所见甚是。第1简的大意是：元平元年（前74年），有关部门让“户籍民”在敦煌郡迎接大宛国送来的“天马”。该简中“户籍民”一词在以往的秦汉文献及简牍中未曾见到。“户籍民”的具体涵义是什么，它包括汉代哪些人群，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合理的推测与解答。笔者不揣浅陋，从汉代户籍管理的角度，结合悬泉汉简，就“户籍民”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。

## 一、汉代户籍制度与“户籍民”

户籍是管理、控制人口的根本手段之一。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秦献公十年“为户籍相伍”，初步建立户籍制度。商鞅变法以后，秦国的户籍制度逐步完善。秦始皇十六年

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秦汉三国简牍中户籍资料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08BZS007）、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“先秦秦汉户籍问题研究”（教高[2008]755号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② 张德芳《悬泉汉简中的“传信简”考述》，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《出土文献研究》第七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75页；又见郝树声，张德芳《悬泉汉简研究》，甘肃文化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51页；又见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中的“大宛”简以及汉朝与“大宛”关系考述》，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：《出土文献研究》第九辑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140～147页。三处释文稍有不同。

③ 《汉书》卷九六上《西域传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3895页。

④ 郝树声，张德芳《悬泉汉简研究》，第152页。

(前 231 年)，“初令男子书年”，即让秦国的男子登记年龄。汉承秦制，西汉建国之后，基本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。西汉初年，高祖刘邦开始整顿户籍。《汉书》卷一《高帝纪下》载，高祖五年（前 202 年）诏书曰“民前或相聚保山泽，不书名数，今天下已定，令各归其县，复故爵田宅”，即招抚流民，重新著籍。

汉朝对人口的控制非常严格，汉律规定，孩子生下来就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申报户口，而且对年龄申报中弄虚作假行为给予严厉处罚。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户律》言：

民皆自占年。小未能自占，而毋父母、同产为占者，吏以□比定其年。自占、占子、同产年，不以实三岁以上，皆耐。产子者恒以户时占其罚金四两。（简 325 ~ 327）<sup>①</sup>

而且对户籍的管理也有严格规定，《二年律令·户律》言：

恒以八月令乡部嗇夫、吏、令史相襍案户籍，副臧（藏）其廷。有移徙者，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，并封。留弗移，移不并封，及实不徙数盈十日，皆罚金四两；数在所正、典弗告，与同罪。乡部嗇夫、吏主及案户者弗得，罚金各一两。（简 326 ~ 330）<sup>②</sup>

这些在汉代“户籍”上登记的人，应该就是“户籍民”。《周礼·天官·宫伯》载“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。”郑众注曰“版，名籍也，以版为之。今时（东汉——著者注）乡户籍谓之户版。”《周礼·秋官·司民》亦载“掌登万民之数，自生齿以上，皆书于版。”郑玄注“版，今户籍也。”从郑众和郑玄的注可知，“乡户籍”也叫“户版”。但不管怎样，这些登记在“户版”上的人，也就是“户籍民”，亦即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。

汉代“户籍民”常见的称谓有：名数、编户齐民、吏民等。姓名是户籍的第一要素，因此，秦汉时期习惯把户籍称为“名数”、“名籍”。高祖五年（前 202 年）诏曰“民前或相聚保山泽，不书名数。”颜师古注曰“名数，谓户籍也。”《后汉书》卷一八《吴汉传》载吴汉“王莽末，以宾客犯法，乃亡命至渔阳。”李贤注“命，名也。谓脱其名籍而逃亡。”

秦汉时期“户籍民”还被称为“编户”、“齐民”、“编户齐民”。《汉书》卷一《高帝纪下》载“吕后与审食其谋曰‘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，北面为臣，心常鞅鞅，今乃事少主，非尽族是，天下不安。’以故不发丧。”颜师古注曰“编户者，言列次名籍也。”《史记》卷三〇《平准书》言“汉兴，接秦之弊，丈夫从军旅，老弱转粮饷，作业剧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藏盖。”《史记集解》引如淳曰“齐等无有贵贱，故谓之齐民。若今言‘平民’矣。”晋灼曰“中国被教之民也。”《史记》卷一二九《货殖列传》：“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”“凡编户之民，富相什则卑下之，伯则畏惮之，千则役，万则仆，物之理也。”事实上，“编户”是指各家户籍按顺序编联在一起，指的是户籍的编联状态，很可能是同伍或者同里的编联在一块儿“齐民”则强调的是普通百姓地位上的平等。

此外，秦汉时期还常以“吏民”指称“户籍民”。《史记》卷七《项羽本纪》载“沛公奉

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〔二四七号墓〕》（释文修订本）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53 页。

②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〔二四七号墓〕》（释文修订本），第 54 页。

卮酒为寿，约为婚姻，曰‘吾入关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库，而待将军。所以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。日夜望将军至，岂敢反乎’”《史记》卷一二二《酷吏列传》言“自温舒等以恶为治，而郡守、都尉、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，其治大抵尽放温舒，而吏民益轻犯法，盗贼滋起。”汉简文中也有不少“吏民”的记载。如居延汉简16·12简“处令吏民尽知之务”；29·3A简“阳朔元年六月吏民出入籍。”<sup>①</sup>黎虎先生认为，从户籍制度而言，“吏民”是国家的编户齐民。通常所谓的“编户齐民”，其内涵实际上主要就是指“吏民”。作为国家编户齐民，在理论上其身份地位是平等的，表现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。<sup>②</sup>近年出土的简牍，揭示了秦汉户籍的格式。如里耶秦简<sup>③</sup>2064简：

东成户人士五夫  
妻大女子沙  
子小女子泽若  
子小女子伤<sup>④</sup>

里耶秦简 K17 简：

第一栏：南阳户人荆不更黄□  
子不更昌  
第二栏：妻曰不实  
第三栏：子小上造悍  
子小上造  
第四栏：子小女规  
子小女移<sup>⑤</sup>

2004年出土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79简：

建宁四年益成里户人公乘其【年】卅九算卒篤彡 子公乘石……  
曹其……卅七算卒篤彡<sup>⑥</sup>

从里耶秦简户籍简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户籍简看，秦汉户籍上的户主称为“户人”，“户人”之下再列家庭成员的名字。户籍登记中包括籍贯、户主名字、爵位、年龄、家庭成员情况、身体状况等。这些户籍简上记载的“户人”及其家庭成员，无疑就是“户籍民”。

① 谢桂华，李均明，朱国焰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26、44页。

② 黎虎《论“吏民”即编户齐民——原“吏民”之三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07年第2期。

③ 简文出自张春龙《里耶秦简所见的户籍与人口管理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《里耶古城·秦简与秦文化研究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93页。

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里耶发掘报告》，岳麓书社，2007年，第204页。

⑤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，中国文物研究所编《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07页。又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研读班《〈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〉释文校订稿》，载卜宪群，杨振红主编《简帛研究2005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62页。

## 二、悬泉汉简中的“户籍民”

按照前面所述汉代户籍制度及户籍简的内容，敦煌悬泉汉简记载的各种人物中，有的明显属于“户籍民”。如“户人”简：<sup>①</sup>

2. 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，自实占家当乘物□。□□年廿七，□□，次女□□□□□……。 (V1210③: 96)

3. 大穰里不更王羌年十五 户人富昌 渊泉 (ⅡT0113①: 37)

第2枚汉简记载了骊靬县武都里户主大女高者君的情况。汉制：十五岁以上为大，男称大男，女称大女，是汉代户籍上的固定语。从这些情况看，“户人大女高者君”，显然属于“户籍民”。张俊民认为第3枚汉简，“属于户籍简。记录了渊泉县大穰里有一个名叫‘王羌’的人，爵位是‘不更’。‘不更’是汉代二十等爵的第四级，年龄十五岁，户主名富昌。”<sup>②</sup>

除了“户人”简外，悬泉汉简中记载了籍贯、名字、爵位等情况的人员，也应属于“户籍民”：

4. 宜禾里公孙益，有田一顷四亩。西支。(A)  
符。(左侧刻齿内)(B) (I 0109②: 18)

5. 委粟里孙强，田一顷五十亩……(A)  
府。(左侧刻齿内)(B) (I 0109S: 101)

6. 破胡里王平文，田一顷卅五亩……(A)  
符。(左侧刻齿内)(B) (I 0109S: 182)

7. 益光里吴君已，田卅亩……(A)  
府。(左侧刻齿内)(B) (I 0111①: 2)

8. 定汉里张到，田五十二亩……(A)  
府。(左侧刻齿内)(B) (I 0110①: 73)

汉代的敦煌郡，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共辖6县：敦煌、冥安、效谷、渊泉、广至、龙勒。

第4~8简所载的里，均在敦煌郡。胡平生、张德芳先生在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的注释中指出，简4的“宜禾里”、简7的“益光里”、简8的“定汉里”是效谷县所属里名；简5的“委粟里”是渊泉县所属里名；简6的“破胡里”是冥安县所属里名。<sup>③</sup>公孙益、孙强、王平等不但在效谷县、渊泉县、冥安县各里居住，而且有自己的土地，他们无疑是汉政府的“户籍民”。

张俊民先生在《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“亭”》一文中列举的悬泉汉简<sup>④</sup>也有一些与4~8号简的性质相同的简：

① 简3见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61页；简4见张俊民《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（二）——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西域研究》2006年第4期。

② 张俊民《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（二）——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西域研究》2006年第4期。

③ 见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49、50页。

④ 张俊民《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“亭”》，《南都学坛》2010年第1期。

9. 敦煌博望禁奸亭长龙勒长通里公乘吴富昌年廿九，甘露三年十二月庚午除。

(VT1310④: 32)

10. 敦煌博望亭长龙勒长通里上造王富成年卅五，黄龙元年五月壬子除。

(VT1410③: 74)

11. 敦煌博望氏□亭长龙勒东郡里公乘利尊年卅五，黄龙元年二月丁亥除。

(VT1410③: 75)

12. 驷望亭长当市里士五王快年卅七，不史。伉健。本始五年三月戊辰除。

(VT1712④: 15)

13. 龙勒不审里谢根，字文卿，有田八十亩，在大袞里渠西广汉亭部。

(VT1410③: 37)

上述9~13简属于官吏的任免文书，记载了新任命的敦煌郡亭长的籍贯、爵位、年龄以及身体状况，这些亭长尽管已经是“吏”，但仍然是汉朝的“编户”，是国家的“户籍民”。简13记载了谢根的籍贯、田产，则谢根无疑也是“户籍民”。

此外，《悬泉汉简释粹》中的几枚汉简也记载其他人员的信息：<sup>①</sup>

14. ……驪，乘，齿十八岁，送渠犁军司马令史勋，承明到遮要，病柳张，立死，卖骨肉临乐里孙安所，贾（价）千四百，时畜夫忠服治爱书，误脱千，以为四百。谒它爱书，敢言之。（A）

守畜夫富昌。（B）

（II0114③: 468）

15. 长罗侯仓头李渠子，当责效谷千人丞许得之、骑士乐成里杜延年、安处里赵中君、昌里杜中对钱八千。

（II0214③: 5）

16. 广至移十一月谷薄（簿），出粟六斗三升，以食县（悬）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，送日逐王，往来三食，食三升。校（案）广德所将御□稟食县（悬）泉而出食，解何？

（I0309③: 167—168）

14简中的“临乐里孙安”、15简中的“骑士乐成里杜延年、安处里赵中君、昌里杜中”、16简中的“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”，籍贯明确，应是“户籍民”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6简中的“县（悬）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，送日逐王”一句，记载的是神爵二年（前60年），日逐王率众降汉后，悬泉厩佐广德带领助御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之事。此事与第1简中“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”之事颇为相像。只不过16简所记送的是人，第1简所记迎的是马，但二者所派的人员都是“户籍民”，这一点是共同的。这表明，在迎送重要的人或者物时，汉政府派出的都是“户籍民”，而不是“非户籍民”。这说明“户籍民”比“非户籍民”可靠，更值得汉政府信赖。

下面几枚悬泉汉简没有记载具体人员的情况，而是记载了敦煌郡的“吏民”、“民”：<sup>②</sup>

17. 十月己卯，敦煌太守快、丞汉德敢告部都尉卒人，谓县：督盗贼史赤光、刑（邢）世写移今□□□□部督趣，书到各益部吏，□泄□捕部界中，明白大编书乡亭市里□□□□，令吏民尽知□□。

（I0309③: 222）

① 14~16简，分见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112、140、150页。

② 17~20简，分见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22~23、26~27、29、55页。

18. 五凤二年四月癸未朔丁未，平望士吏安世敢言之。爰书：戌卒南阳郡山都西平里庄强友等四人守候，中部司马丞仁、史丞德，前得毋赏卖财物敦煌吏，证财物不以实，律辨告，乃爰书。强友等皆对曰：不赏卖财物敦煌吏民所，皆相牵证任。它如爰书。敢言之。（Ⅱ0314②：302）

19. 今写所亡传信副移如牒。书到，二千石各明白布告属官县吏民，有得亡传信者，予购如律。（Ⅱ0216②：868）

20. 民自穿渠，第二左渠、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，袤十二里，上广……（Ⅱ0213③：4）

17 简中的“令吏民尽知□□”、18 简中的“敦煌吏民”、19 简中的“属官县吏民”，这 3 枚简中的“吏民”和 20 简“民自穿渠”中的“民”，尽管没有确指，但应该是汉政府的“户籍民”。

### 三、悬泉汉简中的非“户籍民”

悬泉汉简中既然记载汉代有“户籍民”，则该记载也蕴含着汉代还有非“户籍民”。笔者认为，汉代的奴婢、犯罪的刑徒，都属于非“户籍民”。

从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》看，汉代的“户籍民”是有自己的权力和义务的，而且他们的权利与义务是相统一的。其主要权利是：在户籍上立户，国家按照规定授予他们田、宅；主要义务则是：承担国家的赋税、徭役任务。这些基本的权利与义务，在汉代并非人人都能享有。如被授予田、宅的基本权利，有的人就享受不到。

《二年律令·户律》在记载了有爵位者占有的田、宅数量之后，记载了无爵者和有轻微犯罪行为人的授田、宅情况：

公卒、士五（伍）、庶人各一顷，司寇、隐官各五十亩。（简 312）<sup>①</sup>

公卒、士五（伍）、庶人一宅，司寇、隐官半宅。欲为户者，许之。（简 316）<sup>②</sup>

公卒、士五（伍）是汉代无爵者。关于庶人，曹旅宁先生指出“‘庶人’与有爵位者、士伍、司寇、隐官单列，其占有田宅的数目也仅高于司寇、隐官，前者属于刑徒中的最轻者，后者则是刑徒中平反昭雪者。可见‘庶人’的身份仅高于刑徒，低于士伍。……庶人可以立户、占田宅的意义不可低估，意味着其法律地位的提高。”<sup>③</sup>关于司寇，富谷至先生认为“司寇是对犯罪者最轻的刑役，不施加肉刑。”<sup>④</sup>曹旅宁先生前面在论述“庶人”时也指出，司寇“属于刑徒中的最轻者”，隐官是“刑徒中平反昭雪者”，甚是。睡虎地秦简《法律问答》记载“‘将司人而亡，能自捕及亲所智（知）为捕，除毋（无）罪；已刑者处隐官。’可（何）罪得‘处隐官’？群盗赦为庶人，将盗戒（械）囚刑罪以上，亡，以故罪论，斩左止为城旦，后自捕所亡，是谓‘处隐官’。它罪比群盗者皆如此。”<sup>⑤</sup>（简 125～126）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具律》言“庶

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〔二四七号墓〕》（释文修订本），第 52 页。

②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〔二四七号墓〕》（释文修订本），第 52 页。

③ 曹旅宁：《秦汉法律简牍中的“庶人”身份及法律地位问题》，《咸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07 年第 3 期。

④ 〔日〕富谷至著；柴生芳，朱恒晔译《秦汉刑罚制度研究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16 页。

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 年，第 123 页。

人以上，司寇、隶臣妾无城旦舂、鬼薪白粲罪以上，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，皆以为隐官。”（简124）<sup>①</sup>《二年律令·亡律》亦载“主死若有罪，以私属为庶人，刑者以为隐官。”（简162—163）<sup>②</sup>《二年律令·户律》以上两条简文的价值在于：它表明汉代的“户籍民”包括“司寇、隐官”，比“司寇、隐官”罪行更为严重的罪犯是没有权力获得田、宅的。也就是说，罪行较重的罪犯不是国家的“户籍民”。关于这一点，在张家山汉简上也有反映。《二年律令·户律》载汉代的普通百姓以什伍组织的形式居住在里中“自五大夫以下，比地为伍，以辨券为信，居处相察，出入相司。”（简306）<sup>③</sup>但罪行严重的罪犯（以下称为“刑徒”）是不能居住在“里”中的。“隶臣妾、城旦舂、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中者，以亡论之。”（307简）<sup>④</sup>简文中的“隶臣妾、城旦舂、鬼薪白粲”，是秦汉时的劳役刑。《汉旧仪》规定“凡有罪，男髡钳为城旦，城旦者，治城也；女为舂，舂者，治米也，皆作五岁。完四岁，鬼薪三岁。鬼薪者，男当为祠祀鬼神，伐山之薪蒸也；女为白粲者，以为祠祀择米也，皆作三岁。罪为司寇，司寇男备守，女为作，如司寇，皆作二岁。男为戍罚作，女为复作，皆一岁到三月。”<sup>⑤</sup>根据记载，城旦是男性刑役名称，从事筑城的劳役，其中髡钳城旦刑期五年，完城旦刑期四年与完城旦服同等刑罚的女子刑役名称是“舂”，从事舂米的劳役；鬼薪是采集宗庙祭祀用的薪蒸的劳役，白粲是女子的刑役名，从事为祭祀择米的劳役，刑期三年；隶臣、隶妾，在官府服杂役，刑期三年。其他的司寇，刑期二年，罚戍作、复作刑期一年到三个月。

从刑期长短来看，“隶臣妾、城旦舂、鬼薪白粲”是罪行较为严重的刑徒。从《二年律令·户律》看，他们在被处以刑罚的同时，可能也被剥夺了户籍，不再享有户籍民的一切权利。居延新简载“番和髡钳钛左止城旦服涂 故民”（简 E. P. S4. T2: 25）；“番和完城旦庄晏 故民 坐斗以大□ 永始三年”（简 E. P. S4. T2: 26）。<sup>⑥</sup>这里明确指出被处以城旦刑的“服涂”、“庄晏”二人原来是“故民”，则他们现在的身份已经不是“民”，而是刑徒了，他们已经被剥夺了户籍，已经不是国家的“户籍民”了。这些非“户籍民”的刑徒，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中可以见到：<sup>⑦</sup>

21. 髡钳城旦昭宣，坐元寿二年十二月壬寅斗取非其兵伤人，不直……。元始元年正月系狱……（II 0114②: 56）

22. 效谷髡钳城旦大男宰土，坐共斗伤人，不立见止治……（II 0214S: 50）

23. 鬼薪（薪）龙通，故济南郡管平里，徒子贲籍寓石。（I 0309③: 192）

24. 神爵四年十一月辛酉朔甲戌，县泉置嗇夫敢言之，爰书：髡钳钛左止徒大男

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[二四七号墓]》（释文修订本），第25页。

②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[二四七号墓]》（释文修订本），第30页。

③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[二四七号墓]》（释文修订本），第51页。

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[二四七号墓]》（释文修订本），第51页。

⑤ 孙星衍辑，周天游点校《汉官六种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85页。

⑥ 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甘肃省博物馆等编《居延新简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556页。

⑦ 简21~23，分见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19、22页；简24见张俊民《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“亭”》，《南都学坛》2010年第1期。

□□□□□广川郡广川县□□□□□□坐以县官事击伤北兰亭长段阎，神爵二年九月庚午论广川郡广川县，徙敦煌效谷县，署作县泉置，尽神爵四年十一月甲戌，积满二岁六十七日，论以来未尝有它告劾，若□□□减罪□□三岁完城旦，它如爱书，敢言之。

( I T0309③: 276)

简 24 中的“髡钳左止”应为髡钳城旦刑。富谷至先生认为“髡钳（城旦）”这一刑罚名有广狭二义，“狭义指单独的劳役刑名，广义为钳右趾刑、钳左趾刑、髡钳城旦刑的总称。”<sup>①</sup>从前面所述可知，简 21~24 记载的“髡钳城旦昭宣”、髡钳城旦宰士、髡钳左止徒、“鬼新（薪）龙通”，应都是非“户籍民”。悬泉汉简中之所以没有出现“隶臣妾”的刑罚名，当与这种刑罚名在武帝以后就消失了有关。<sup>②</sup>

在悬泉汉简中，有时笼统称服役的罪犯为施刑、徒：<sup>③</sup>

25.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，金城太守贤、丞文，谓过所县、道官，遣浩亶亭长秦（漆）贺，以诏书送施刑伊循。当舍传舍，从者如律令。（ II 0114④: 338）

26. 右受府施刑十一人。（ II 0114④: 16）

27. □□□□□元年十二月送徒施刑□□□□，二月廿九日至敦煌，积五十九日。□二十□阳关积三月。□□□三月五日发敦煌，十九日至文侯，积十五日，留四月廿五□□□□□□。闰月八日至伊循。绶□□（B）（ II 0115②: 66）

28. 出粟六升，以食屋兰亭长封益寿送施刑士，从者一人，凡二人，人一食，食三升。西。（ VT1311③: 189）

29.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，金城太守贤、丞文谓过所县道官，遣浩亶亭长亲贺以诏书送施刑伊循，当舍传舍，从者如律令。（ II T0114④: 338）

30. □□□遣弱羌亭长赵顺送施刑士敦煌玉门关，当舍传。闰月甲申过东。邮。（ II T0315①: 39）

31. 县（悬）泉置阳朔元年见徒名籍（籍）。（ II 0215②: 1）

32. 东第一封囊一，驿马行。西界封书张史印，十二月廿七日甲子，书漏上水十五刻起，徒商名。永初元年十二月廿七日，夜参下舖分尽时，县（悬）泉驿徒吾就付万年驿。（A）

十二月廿七日夜参下舖分尽时。（B）（ VI F13C②: 10）

简 25~32 中的“施刑”、“徒”，具体指哪些劳役刑还不清楚，但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言“时上已发三辅、太常徒弛刑。”颜师古注曰“弛刑为不加钳钐者也，弛之言解也。”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载“将众部施刑屯北边”，李贤注曰“施读曰弛。弛，解也。”《前汉音义》谓有赦令

① （日）富谷至著；柴生芳，朱恒晔译《秦汉刑罚制度研究》，第 80 页。

② 富谷至认为“隶臣妾”这种刑罚名，在武帝中期以后就消失了（〔日〕富谷至著；柴生芳，朱恒晔译《秦汉刑罚制度研究》，第 84~85 页）。而“根据纪年简牍可以推知，悬泉置的创建约在西汉武帝元鼎时，历经西汉晚期、王莽时期、东汉早期”（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·前言》，第 2 页），也就是说，悬泉汉简的时代在武帝中期以后。故悬泉汉简中不见“隶臣妾”的记载。

③ 简 25~27，31、32，分见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 39、98、136 页；简 28~30 见张俊民：《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“亭”》，《南都学坛》2010 年第 1 期。



去其钳钗赭衣，谓之弛刑。”<sup>①</sup> 则施刑是指不戴钳钗之类刑具的劳役刑，<sup>②</sup> 很可能就是劳役刑中的髡钳城旦刑罚。如果“施刑”、“徒”是“髡钳城旦”一类刑徒的泛指，那么按照前面的推论，他们也属于非“户籍民”。

除了刑徒外，汉代的奴婢不入户籍，<sup>③</sup> 也不是汉代的“户籍民”。张家山汉简《奏谏书》记载了高祖十年的一则案例：士五（伍）军报告他原来的大奴武逃亡，现在池亭西被发现。被逮捕的大奴武申辩说“故军奴，楚时去亡，降汉，书名数为民，不当为军奴。”（37~38简）<sup>④</sup> 大奴武“降汉，书名数为民”一语，说明大奴武原来是不能“书名数”的，也就是不能著籍，在这种情况下大奴武当然不会是国家的“户籍民”。

悬泉汉简中也记载了一些“奴”：<sup>⑤</sup>

33. 以食鼓下官奴庆等十五人，迎护羌使者……（I 0116②：7）

34. 河平元年八月戊辰朔壬午，敦煌太守贤、丞信德谓过所县道，遣广至司空啬夫尹猛，收流民东海、泰山，当舍传舍，从者如律令。八月庚寅过东。（A）

佐高卿二在所，官奴孙田取诣□□所。（B）（II 0315②：）

35. 出绿纬书一封，西域都护上，诣行在所公车司马以闻，绿纬孤与缁检皆完，纬长丈一尺。元始五年三月丁卯日入时，遮要马医王竟、奴铁柱付县（悬）泉佐马赏。

（II 0114②：206）

36. 入东绿纬书一封，敦煌长上诣公车。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旦，平旦受遮要奴铁柱，即时使御羌行。（II 0114②：165）

33 简中的“官奴”，胡平生、张德芳先生注曰“官奴：即官府奴隶。”据前所述，33 简中的“鼓下官奴庆等十五人”、34 简中的“官奴孙田”、35、36 简中“奴铁柱”等，身份都是“奴”，应该属于非“户籍民”。

此外，如果本文 1 简“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”中的“户籍民”是特指敦煌郡的民户的话，那么有些尽管是汉朝的户籍民，但户籍不在敦煌郡，对于敦煌郡来说就是“客子”。而悬泉汉简中也有相关简文：

37. 永光四年闰月丙子朔戊戌，客子金城郡允吾寿贵里薛光，为效谷宜玉里（A）

赵□□□□钱□张良加□□□（B）（V 1510②：147）

简中的“客子”，胡平生、张德芳先生注曰“旅居者。”<sup>⑥</sup> 这个旅居于敦煌郡的薛光，著籍地是金城郡，他在敦煌郡就被称为“客子”，显然薛光不是敦煌郡的户籍民，即非敦煌郡籍户籍民。居延新简也有“客子”、“客民”的记载“功曹私仆使民及客子田茭不给公土上事者案致如法”

① 胡平生、张德芳认为“施刑：即弛刑，施、弛二字古通用。汉简中弛又作弛。”关于“徒”，两位先生认为“徒：指在悬泉置服役的施刑徒”；“徒：似指各类刑徒。”分见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 98、88、98 页。

② 富谷至认为“弛刑徒是指不带桎梏刑具进行劳役的刑徒”；“散见于史料中的‘弛刑’，就是指通过削除除去桎梏的劳役刑徒。”见（日）富谷至著；柴生芳，朱恒晔译《秦汉刑罚制度研究》，第 220、222 页。

③ 袁延胜《论东汉的户籍问题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5 年第 1 期。

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〔二四七号墓〕》（释文修订本），第 94 页。

⑤ 简 33~36，分见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 158、44、111、169 页。

⑥ 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 62 页。分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甘肃省博物馆等编《居延新简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 年，第 351、352、429、459 页。

(简 E. P. T58: 38)、“贯卖衣财物客民卒所各如牒律”(简 E. P. T58: 45A)、“受阁帛一匹出帛一匹从客民李子春买□”(简 E. P. T65: 130)、“常及客民赵闾范翕一等五人俱亡皆共盗官兵”(简 E. P. T68: 60)。<sup>①</sup> 这些“客子”或“客民”，应该就是客居在当地的他郡人。

如果“客子”、“客民”是敦煌郡的非“户籍民”，那么，那些从全国各地到敦煌郡来的戍卒，他们的户籍不在敦煌郡，因此他们应该也是敦煌郡的非“户籍民”。悬泉汉简载：<sup>②</sup>

38. 神爵四年十一月癸未，丞相史李尊，送获（护）神爵六年戍卒河东、南阳、颍川、上党、东郡、济阴、魏郡、淮阳国诣敦煌郡、酒泉郡。因迎罢卒送致河东、南阳、颍川、东郡、魏郡、淮阳国并督死卒传檄。为驾一封轺传。御史大夫望之谓高陵，以次为驾，当舍传舍，如律令。（I 0309③: 237）

39. 转卒东郡武阳东里宫赋，甘露二年七月□□病死。（87—89C: 10）

38 简中河东、南阳、颍川、上党、东郡、济阴、魏郡、淮阳国八郡国的戍卒、39 简中的“转卒东郡武阳东里宫赋”，身份类似于“客民”，不是敦煌郡的“户籍民”。当然，那些路过敦煌郡的过客，如悬泉汉简“河南郡新成当利里乾克，字子游，神爵五年正月壬戌过东。□。（A）章曰新成丞印。（B）”（87—89C: 7）<sup>③</sup> 中的“乾克”，当然也不是敦煌郡的户籍民了。

总之，汉代被处以“隶臣妾、城旦舂、鬼薪白粲”等刑罚的人，以及汉代的奴婢，都不是国家的“户籍民”。相对于某些地域，如敦煌郡而言，那些户籍不在敦煌郡的人，则被称为“客子”或者“客民”，他们显然不是敦煌郡的“户籍民”。至于全国各地到敦煌郡来的戍卒，以及路过敦煌郡的人，他们也不是敦煌郡的“户籍民”。悬泉汉简第 1 简“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”中迎接天马的地点在敦煌郡，因此该简中所说的“户籍民”，很可能是指敦煌郡的“户籍民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）

责任编辑：刘国防

责任校对：陈霞

① 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甘肃省博物馆等编《居延新简》，第 351、352、429、459 页。

② 简 38、39，分见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 45、97 页。

③ 胡平生，张德芳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第 73 页。